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貪欣誤 第六回 李生、徐子 狂妄終陰籍 貪金定損身

影響昭昭理可尋，性天豈與物交侵。
眼根所著無非色，身業居多莫匪淫。
貪財竟失清朝節，圖利能傷一世名。
禍福皆因舉念錯，果報徒嗟罪孽深。

天下讀書人，十載寒窗，苦心勞志，只求個一舉成名，顯親揚姓。但其中升沉不一，潛見不同，也有未經琢磨，少年科甲，一節打通者；也有用盡苦工，中年得意，後享榮華者；也有終歲窮經，暮年一第，受享無多者；也有馳名一世，屢困場屋，到老不達者。此何以故？或是祖上積德，感動天庭，降生富貴之子，或是祖宗墳墓葬得真穴，蔭出個耀祖兒孫；或是命裡頗可發跡，祖宗福薄，承受不起；或是自損陰鷲，神天示罰，削籍減算。故士子進場，甚有借人提掇，而高擢巍科；買通關節，而反病生不測，不得終場，誰知都是鬼神暗中顛倒。這些舉子，遇著考試，紛紛議論生風，那些中了的，自誇文章錦繡；那不中的，只恨試官兩目無珠。不知自古道得好：

文章自古無憑准，只要朱衣暗點頭。

怎奈後生輩，平日在個窗下，每每出口誇驚人之句，落筆稱經世之文，又且古古怪怪，裝作道學真儒；邇邇逼逼，做出名公樣子。及至暗室之中，欺世盜名，損人利己，無所不為。遇著一個色字，沒骨髓鑽去，不管人的死活，意志卻自己生涯。若說到利財，一邊沒眉毛，只要自得，義理也不暇分辨，名聲也不及顧恤。圖他暮夜之金，便忘四知之畏；看見金寶之物，那想骨肉之親！念念守此阿堵，只道可以天長地久，可以垂子蔭孫，他卻不見世人厚蓄的，也有遇了盜賊，劫奪一空；也有生個敗子，蕩費幾盡。正所謂：

積金非福蔭，教子是良謀。

今說個唐朝有一士子，姓李名登，字士英。生來手內有個玉印紋，清透適俗，聰明蓋世。讀書過目成誦，詞成鬼服神驚，士林之中，都是推尊他是個奇男子。十八歲赴科，果然首薦鹿鳴。其時鼓吹喧鬧，轎傘鮮明，跨馬歡迎，士女挨擠而看。李生少年得志，喜氣揚揚，人人贊道：

羨青年，名譽早，御苑爭先到。鹿鳴首唱，白屋增榮耀。百輩英豪，盡皆壓倒。試看他跨青驄，越顯人兒俏。一舉名揚，雙親未老。

坐在馬上，眼見婦女悲紛紛雜，爭先看他。內有口不謹的，稱贊他年紀小小的，便中了解元。李登聽了，心忙意亂，按捺不住。但是賀客盈庭，參謁無暇，分不出工夫便來謀算到女子身上去。過了幾時，稍有餘閒。只在居停間壁，有個人家姓張，父親叫做張澄，經紀營生。止生一女，春天燕來時養的，就喚名燕娘，十分俊。但見：

芳姿凝白如月曉，舉步金蓮小。翠眉兩蹙如雲流，秋波一轉，含恨使人愁。竹溪花浦能同醉，得趣忘身累。誰教豔質在塵埃，好把金屋貯將來。

一日，李登拜客歸來，剛湊燕娘在門前看買彩線。李生出轎，一眼瞟見，好似蒼鷹（蠅）見血，釘住不放，連那些家人、轎夫也看不了。燕娘抬起頭來，見有人看他，沒命的跑進去了，再不出來。李生正血氣未字，戒之在色，從此朝思暮想，要尋個計較去偷情。誰想這個女子深閨自重，原不輕自露形，不要說假紅倚翠不可得，連面面相覷也不可得。有那趨炎附勢的聞這風聲，獻策求媒，怎奈無隙可乘。正是：

任他巧設香甜餌，藏在深淵不上鉤。

內中有個豪僕李德，稟白李生：「要此女子，何不為苦血計，尋個事端，奈何他的父親，自然貢獻我主。」李生聞言大喜，即令他去做作，事成重賞。李德竟往獄中通個消息與積賊，扳誣張澄同盜，拿去下獄。誰知他生平守分，鄰里欽服，因此願以身保。適值李登也要去會試，心急，只得丟手，回來收拾行李上京。

到了京中，場前尋寓，有個白家甚是清雅，即便賃居。主人白元，有妻鄭氏，年方二十三歲，嬌娜娉婷，極是可愛。李登一見，又不覺眉迷目亂，妄想引誘，日夕吟風弄月，逞自己伎倆；華衣豔服，顯浪子風流。見他：

蜂狂蝶亂迷花性，雨意雲情覺自癡。

李生終日偷寒送暖，何曾想著前場後場。一旦，白元有罪在官，正值巡城御史是李登的鄉里，白元道是個居停主人，來小心求他說個分上。那李生弄他妻子不上手，反生了歹意，口裡應承，心裡思量紮他個火囤。拿個新中式的舉人名帖，備些禮儀，來見御史，那御史見個同鄉榜首，十分親密。李生不替他救饒，反行葬送。御史不由分訴，竟將白元捕了。家中妻子著實埋怨。

李生帶個陪堂，叫做王倒鬼，乘機將李生想慕芳容的實情，露與鄭氏知道。鄭氏也是活脫脫得緊的，一心又要救丈夫，夜間故意的妖妖嬈嬈，月下拜禱。李生此時色膽天來大，躡將出天井來，說道：「娘子求神，甚無影響，不若拜我李解元，倒有速效。」鄭氏道：「只為求了李相公，做個惹火燒身哩！」李生說：「今日救火，只在娘子身上。」鄭氏笑道：「奴家無水，何從救火？」李生說：「婦人自有菩提水，點點滴滴便能滅盛火。」兩個言來語去，講得入妙，攜進蘭房。正是：

忘夫龍虎分爭鬥，且效鴛鴦穩睡濃。

一來李生少年丰韻，二來鄭娘雲雨情濃，竟成男貪女愛。惟恐白元出獄，兩下間隔，進場草草應付。出榜名落孫山，無顏久住，同年相約歸家，一段風流罪過，又付東流了。

及至到家，毫不去溫習古書，止在女色上尋求。忽聽得鄰居王驥家中有個女兒慶娘，卻是個破瓜的閨女，妖嬈體態，甚是可人。李生日逐走來走去，看見了就要欺心，百般去勾引他。又去教家中接他過來，教他做針指，假意記拜做姊妹，漸漸熟了，也不避忌李生。李生乘時挑弄，那慶娘年紀二八，也是當時日夜戲狎，惹得那女子春心飄蕩起來。自古說婦女家水性楊花，有幾個能決烈正性的？清清白白一個閨中女子，被他拐上了，朝眠夜宿，若固有之，他家父母來接，竟不放回。王驥也於無奈，不敢聲揚，自家隱忍。

那李生專貪色慾，本領日疏，屢上公車，再不登榜。聞葉靜法師能伏章，知人禍福，甚悉纖毫。李生齋沐謁法師壇中，說道：「餘年十八，首登鄉薦，凡今四舉，不得一第，未識何故，求師入冥勘之。」法師唯唯，特為上草於掌文昌職貢舉科祿之官而叩焉。有一吏持籍示法師，內云：「李登初生時，賜以玉印，十八歲魁鄉薦，十九歲作狀元，三十三歲位至右相。緣得舉後，窺鄰女張燕娘，雖不成奸，累其父入獄，以此罪，展十年，降第二甲。後長安旅中，又淫一良人婦鄭氏，成其夫罪，又展十年，降第三甲。後又奸鄰居王驥女慶娘，為惡不悛，已削去籍矣。」法師趨歸語登。登聞之毛骨悚然，惶恐無以自容，終朝愧悔而死。正是：

美色人人好，皇天不可欺。

莫言室幽暗，灼灼有神□。

再說個徐謙，為新都丞，居官清正不阿。士大夫期許他為遠到之器。那（他）自家也道根器不凡，要致君堯舜，做個忠良不朽事業。常見他書一律於衙齋座右：

立志清齋望顯榮，濫叨一第敢欺公。

清忠自許無常變，勤慎時操有始終。

君親罔極恩難報，民社雖微願欲同。

矢志不忘期許意，賦歸兩袖有清風。

畢竟野有月旦，朝有公議，一日，檄充勘官，上下都仰望他秉公持正，揚善禳惡，開釋元辜，使善良各安生理。赴任之時，也不遺牌，也無頭踏，清清淨淨，如過往客商一般，宿於境上。那店主人徐化前一夜夢見赤衣神道，到他廳堂示之曰：「來日有一徐侍郎到你家借宿，他是朝中貴臣，一清如水，守正不阿，爾可預備供應款待之。」醒來與妻子說知，歎其奇異。次日早起，潔淨客房，鋪設牀帳，一應器具，無不全備，三餐品饌，極其豐潔。果然徐丞來到，徐化連忙小心迎接，自致殷勤。徐丞見他十分恭敬，反覺有不自安的意思。無奈徐化既是夢中有應，又是現任官員，怎敢輕慢？並隨行家童，一個個都去周到。徐丞過了一宵，次早稱謝而去。說道：

我愧在家不揖客，出路何逢賢主人。

隨程攢路前進。來到任所，少不得門吏健皂，齊來迎候；升堂畫卯，投文放告，一應事照常行去。

一日，將前任堆積的案捲取來審閱。內有未完事件，剖決如流，無不稱快。但是百姓歌頌的固多，內中要貪緣脫罪的，又怨他執法嚴；有要謀淫人的，又恨他忒伶俐。吏書只要乘機進貢，阿諛萬千；皂快只要奉牌拘拿，欺誑百出，弄得那文案七顛八倒，哄得官府頭昏眼惱。一晚退衙，氣狠狠說：「清官出不得滑吏手，我一人耳目，真是盤他不過，落得自己清，銀子還替吏書趁去。」誰想這個念頭一轉，鐵石硬的腸子竟綿軟去了。遇這一個勢家，素逞豪強，有一班鄉人不知進退，逆拗了他，誣他成獄，也要在他手內覆勘，全怕露出些破綻，已約定丞行的按奈住了，正要乘個隙弄得他過去。

計就鉗籠一空網，話撒深冤不得鳴。

誰想衙中一席話傳出外邊，那些衙門人，原是沒縫的鴨蛋也要醃他鹽味進去，既有了這個念頭，怕不滲入？況又是勢力極大的來頭，一發容易對付。一旦早堂，清閒無事，那勢家又是兩衙門方出差還鄉，特來拜他。為著一件誣人的事，要來智縛他。先稱贊道：「下車來清廉之聲盈耳。不肖別無可敬，帶得惠泉六壇，衙齋清供。」徐丞初時只道是水，便說清贓自當……後來任滿歸家，仍游舊地，主人先一夕又夢前神告之曰：「徐公此任，受人五百金，枉殺七十命。上帝已減壽三十年，官止於此，已無足敬矣！」徐丞意謂舊主重逢，愈加隆重，及至相見，淡然毫不為禮。徐丞怪而問主人，告以夢中之事，一一不爽。徐丞聞而駭異，且思此事成獄，非我枉法，何為即注在我的名下為慚德，心中大不其然。然來到家，候部中殊擢，久之寂然，方才醒悟。平生之苦，何為便為五（下缺）。